

我的脚印

WO DE JIAO YIN

齐玉堦 / 著

QI YU CHI ZHU



華齡出版社

我的脚印

齐玉墀 著

藝齡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欣雨

装帧设计:三星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脚印/齐玉墀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2

(孺子牛文丛/林风主编)

ISBN 7-80178-231-3

I. 我... II. 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700 号

书 名:我的脚印

作 者:齐玉墀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 次: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

字 数:100 千字 印 数:1-1000 册

全套定价:49.8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 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传 真:84039173

前 言

我于1933年生 in 河北省昌黎县南滦河入海口的一个清贫家庭。在家乡读小学时参加过儿童团,从小受过革命的洗礼;1949年北京解放后进入了北京,在那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加入了共青团,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1954年考入山西大学(原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1957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学校领导提了几点意见,遂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8年大学毕业后,被遣送到山西最偏远的山区兴县中学任教,一呆就是24年。在兴县中学阶段,1959年十年大庆实行大赦,我第一批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197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错划右派问题得到解决;1980年被提拔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1982年调吕梁师范专科学校,先在中文系代教《写作》和《现代文学》课,兼系副主任,后到教务处任处长,兼代中文系的课程,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1990年调山西大学,旋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任文科编辑室主任,被评为教授级编审。1995年退休。现为山西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审查鉴定咨询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审读员。

退休之后,有不少亲朋好友劝我把散发于各报刊的文章或出版过的集子合起来出版。他们的盛意我是难却的,但出些什么呢?我陷入了沉思。

我的写作是从参加北京业余艺术学校文学系的学习开始的。当时在众多作家、诗人和教授们的启迪下酷爱文艺，并始发习作，大部分是儿童文学。我一生中虽然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集，还出版过革命故事集，但今天读来都不太满意；虽然也发表过一些论文，甚至出版过像《错别字诊断与施治》之类的小册子，但那是为了应付工作的需要和职称的评定，实在没有什么新的见地；退休前后写过一些回忆性的散文，大部分在《山西文学》、《文星》、《火花》、《山西教育》等刊物上发表过，部分补写的几篇未见报刊。读来深感缺乏文采，但我倒觉得从中可以看出我的一生经历。小学、中学阶段的生活各写了3篇，大学阶段的生活也仅写了1篇，重点放在反映那段蹉跎的岁月上。因为我曾在老解放区生活过，这回又来到原来的晋绥解放区首府兴县，所以一到那里就感到了一种纯朴的亲切，感情的真实，确实令我没齿不忘。

在编选过程中，我也产生过这样的顾虑：这些散文的内容大都与我有联系，会不会被人误解为以“我”为中心？其中有些内容是写我怎样对待学生或是学生怎样对待我的，会不会被人误解为在宣扬自己？几经思考，我还是打消了这个顾虑。因为我这样编选的初衷，是为了宣扬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事情就能够办好，革命就能成功；反之，事情将会办糟，后患无穷。“实事求是”确实是革命的传家宝啊！可是，在极左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这种作风削弱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反右”、“反右倾”、“四清”以及“十年浩劫”中，便乘机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压倒别人,抬高自己,削尖脑袋往上爬,使很多人蒙受
不白之冤,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给国家带来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鉴于此,在遣送晋西北兴县的途中,我以切肤之痛立下了这样
的誓言: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处理各种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
只要不是屡教不改,决不轻意处分一个学生,以免造成终生的悔
恨。回顾将近40年的工作经历,我正是这样做的。不仅收到了
好的效果,而且也得到了好的回报(尽管当初我没有得到这种回
报的奢望),这恐怕就是俗语所说的“善有善报”吧!当然,这是
党多年对我教育的结果,这个功劳理应记在党的实事求是的工
作作风上,只是用我的实践加以佐证罢了。

还应该说明的是,文中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完全真实,
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些加工;个别人物作了更名易姓,那是为了尊
重所涉人物的个人隐私,尚请读者见谅。

亲爱的读者,你抽暇读过这些粗陋而直录式的文字,会有什
么感想?如果你能从中得到一点点启发的话,将使我感到莫大
的欣慰!

作 者

2004.10 于太原

目 录

前 言	(1)
闲不住的手	
——母亲的回忆	(1)
重游渤海边	(6)
楷 模	(11)
我的两位语文老师	(15)
记 佳 楹	(20)
吴运铎印象	(26)
我们这个班	(30)
“发配”途中	(38)
抢救溺水学生	(44)
“摘帽”之夜	(49)
师生·挚友	(54)
面批的风波	(61)
餐桌上的回忆	(67)
“你还能把我打成左派?”	(73)
没有妈妈的孩子	(79)
由改名字引起的	(84)
一架缝纫机	(92)

李 小 小	(98)
劫日回乡记.....	(105)
灾难突降的时候.....	(110)
师 生 情.....	(121)
难 题.....	(126)
苦孩子该谁关心.....	(133)
二十年寻友.....	(141)
后 记.....	(147)

闲不住的手

——母亲的回忆

母亲走了整整一年了，但她那瘦削而慈祥的面影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那闲不住的手势还不时在我脑际萦绕。

去年四月的一天，老家突然发来电报：母病危，速归。母亲已逾 90 高龄，保不定说走就走了，收到这样的电文我怎敢耽搁呢？于是请假、收拾行装、买票，当晚便启程；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颠簸，次日傍午终于赶回了家里。哥哥、弟弟们都先我回来，围拢在母亲床前默默站着，我顾不得跟他们打声招呼，也挤了过去。妹妹凑过来说：“经医生诊断，妈并没有什么大病，就是岁数太大了。”

我“嗯嗯”着，俯视母亲那核桃般的面容，见她老人家双眼紧闭，脸颊较前更瘪了，深深的纹路动也不动，显得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疼痛的表情；惟独那双柴棍般的手捏住被头左右移动着。多么熟悉的动作呀！我不由抓起母亲的手，仔细审视着，想寻找往日那皴裂和针扎的痕迹，然而都不见了。我把母亲的手轻轻放回被窝，把被头往上拉了拉，可是，她很快又伸出来，仍旧捏住被头移动着。

“妈那手在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妹妹大概是习惯了的缘故，不在意地说：“你再看看就知道

了。”

果然，没过多久，母亲的双手便离开了被头，悬在空中，做出一副纫针的样子，眼睛却仍紧闭着。妹妹冲我笑笑说：“清楚了吧，妈在做针线活呢！她老人家忙累了一辈子，临走还闲不住哪！”

是啊，最了解母亲者莫过于妹妹了。我们哥儿五个都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侍候，几十年来全靠妹妹和妹夫了。一年前，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人事不省，我们偶然回去探望，她不认识，也没什么话；刚刚摆下饭碗就说不给她饭吃，常常惹得妹妹背地里去哭。然而，就是在这样完全失去心智的情况下，她老人家还本能地坚持劳作，可见其一生之苦啊！

日伪时期，我家十口人：祖父母、父母和我们弟兄六个。祖传五亩半地无法糊口，便租种了地主的九亩盐碱地。老的做不了，小的要上学，全靠父母起早摸黑地劳动艰苦度日。春天，养牲畜的是用牲畜耕地下种，我家却是父亲用大镐刨垅，母亲在后撒粪点种，一天也种不了半亩地；夏天，人们坐在树荫下歇凉还嫌热，可父母为了多打点粮食，硬是钻进蒸笼般的青纱帐里耨三遍，回得家来，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就像刚从河里爬出来似的；秋天，人家的庄稼是用车往回拉，父母则是一趟一趟往回背，母亲那双小脚空手走路也够艰难了，何况重负在肩？有时实在背不过来，就与养牲畜的人家“变工”：人家给咱拉庄稼，咱给人家去收秋。

时至冬日农闲了。母亲那双小脚不用再从早扭到晚了，可是坐在炕上更忙了。全家十口人，试想，每年每人一双夹鞋就得



十双,每人一双棉鞋也得十双,每人一身单衣就有 10 身,每人拆洗一身棉衣又有十身,怎么做得过来呢?我常记得,一到冬天,母亲那两只手背全皴裂成口子。到了晚上,点上煤油灯,先是把纸烟状的黑膏药在灯火上烧,烧出油来滴在口子上,疼得呀呀直叫,然后才开始缝补衣服。我们半夜起来时,经常见母亲还坐在煤油灯下缝补呢!有时缝着缝着就打起瞌睡,针扎在手上才猛然惊醒;有时缝着缝着就靠墙睡着了。手里还捏着针线和实底纳帮鞋。眼睛熬得常是红红的,肿得像两只酒枣。

就是这样,忙死忙活也保障不了全家人的温饱,尤其到了年关,不是缺这就是缺那,愁得父母在过道屋里来回踱步。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六个躲在里屋大气也不敢出,唯恐父亲发脾气。不过白菜是有保障的。因为舅舅种菜园,每到年前他都会给送来的。可有一年,已是腊月二十九了,还不见舅舅的影子,母亲急了,一早起来就催促父亲去舅舅家取,父亲不肯,母亲无奈,这才央求我和哥哥去了。

舅舅家在滦河入海口南岸的王庄子村,离我家 10 多里路。我俩冒着刺骨的寒风,穿过河套,跑到那里手脚都冻麻了。舅母见状,赶紧把我们扶上炕头,端过火盆让我们烤。原来舅舅生病了,不能给我们送菜。舅母忙着给我们做饭吃,舅舅关心地问着我家过年的准备情况,我们照实说了,他不住地皱一皱眉头,长嘘短叹着,慢慢从褥子底下摸出 5 个铜板,塞在哥哥手里,嘱咐说:“回去交给你爹,添补着买点年货。”

在舅舅的指导下,舅母用麻袋把 10 棵白菜分裹了两包,我俩每人背了一包,便告别了舅舅一家人。说也奇怪,一路上并没

有感到怎么累，一想到初一吃饺子有个着落，心里不禁一乐，小哥俩哼起小调。过得河来，爬上北岸，影影绰绰见家门口站着一个人。哥说：“别唱了，快走吧，妈在等我们呢！”

经哥一提醒，我才记起母亲早晨催促父亲的急切心情。于是，我俩三步并作两步一气跑回村边，只见母亲穿着破旧的薄棉袄，迎着凛冽的朔风，依着秫秸寨子怔怔地站着，不住地用她那皲裂的手背揉搓眼睛，当她认准是我俩的时候，一把扑过来，把我俩搂在怀里，抽噎着哭了，不知是喜，是悲，还是冻。

后来，在父母辛勤养育下，我们相继长大成人。其中5个离家到外地工作，只有小妹和妹夫留在父母身边。生活是宽裕了，可母亲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她除了帮助妹妹养鸡、喂狗之外，还要抚育我们哥六个的孩子，少则一个，多则二至三个，吃喝拉撒睡，几乎全是她老人家的事情。她不觉得累，反倒认为是一种乐事。妹妹常说，母亲精神比以前还大呢！果然人是隔辈亲啊！

孩子们到6岁，又相继离开老家回到爸妈身边上学，母亲好像缺了什么似的，每天无精打采的，只顾屋里屋外地转磨儿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她老人家又忙乎开了，把孩子们穿剩下的旧衣服拆洗后打成襦裙，然后还是缝啊缝啊，缝了大的缝二的，缝了二的缝三的，我家总共15个孩子，每年每个孩子至少给捎一双鞋，尽管我们屡次三番地写信劝阻，可她硬是不听，每年照缝照捎，现在数起来每个孩子总有七双之多。开始孩子们还穿，后来长大了说什么也不穿了。怎么办呢？经哥儿几个商量，决定把剩下的实底纳帮鞋套在一起，给他们压在各自箱底，作为对他们进行终身教育的宝物。



闲不住的手

母亲就是这样一個慈祥、賢淑、酷愛勞動的女性，她的一生是艱苦的，勞累的，然而又是充滿希望的。正是這“希望”二字的支撐，她那双柴棍般的手才一刻也閑不住啊，直到心脏停止跳動。

我還能說什么呢？嗚呼，謹以此作為對恩母的永遠紀念吧！

1995年4月

重游渤海边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年。

我们哥四个散居于外地，各自退休以后，经大哥建议，每年清明我们都要探家一次，一则为亡故老人扫墓，二则哥几个欢聚欢聚。这不，今年又回来了。扫墓、探亲、访友，紧忙乎了几天，今天才得清闲。四弟说：“我生在渤海边，还从来没去过呢！今天没事，到海边看看吧！”大哥和三弟推说太累，我欣然同意了。

“哎呀，你咋不早说呢？养鱼虾的汽车天不亮就走了。”隔壁来串门的张振大哥说，“明天再去吧！”

四弟说：“不就10多里路吗，坐汽车干啥？骑车子！”

“都70多岁了，不服老不中啊！”张振大哥有些担心。

“行！”我的兴致被激发起来了，脱口说，“我们出门办事都是骑车子！”

张振大哥见拗不过，便主动提出陪伴我俩一同去。说罢，他顺手从柜上拉一瓶“昌黎二锅头”，揣在怀里。他的酒量我是清楚的，每天三遍酒，两天喝一瓶。可到海边拿酒干什么？我不解地问“怎么，路上还要喝酒？”他没有吭声，只是抿嘴笑笑。

张振大哥不但是我家近邻，而且是远房亲戚。他虽然长我两岁，可身板比我硬朗多了，骑起车子来飞也似的，我俩在后边紧赶也赶不上；到了沙土路，怎么也骑不动了，先是下车推着走，

后来两腿累得拉不开栓，气喘吁吁，索性坐在沙岗上歇息。张振大哥回头见状，嘿嘿笑了两声，又折回来，说：“不中吧，离海边还有三四里路呢！”

我往东一望，平坦坦的，好像缺了点什么，诧异地问：“海边不是横卧着一道很高的沙坨吗？怎么不见了？”

“沙坨？”张振大哥莞尔一笑，指着身边一片树林说，“你看，这是啥？这就是原来那道沙坨！”他见我仍惊呆不语，又接着说：“你还记得吧，前边是滦河入海口。50年代，风大雨多，上游又没水库，经常发洪水，硬是把个沙坨给刮平了。政府为了使咱这一带少受沙灾，就发动群众栽了道防沙林。再往北还能看到一点沙坨的影子，那里还修了个黄金海岸，是有名的旅游景点呢！”

啊，原来是这样！眼前的沙坨没有了，可我心目中的沙坨还清晰可见！

大概是1942年的春季吧——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因为我们这里还是游击区，伪县政府派来一个胡校长，人们都称他为“胡闹儿”。他以学校不遭日寇摧残为借口，居然开设了《日语》课。教《日语》的是个姓周的，表面看来文文静静，颇像个书生，可动起武来凶得很呢！每次上课他都要提问，不会使用戒尺打手板。我们几个学生当时并不懂得什么叫“奴化教育”，但与日寇联系起来，对《日语》就产生了莫大的反感。上课不听，下课不念，几乎每次提问都要挨打，左手被打得肿起老高。一天早饭后，我们走在上学的路上商量对付的办法，商了半天也想不出好法儿。最后还是二寡妇家的齐天佑提议：“干脆逃学，到东海去玩！”

重游渤海边

东海是我们早已向往的地方，一经他提出，你想，还有个不同意吗？于是，我们一气窜到东海边。那绿茵茵的草地，那空中鸣啭的百灵鸟，那金黄闪光的沙坨，那海岸边密密麻麻的小螃蟹，那泛着深蓝波浪的无际大海，那成群低旋的“叼鱼狼”……都引起我们无限的兴趣，我们奔跑着、欢叫着，足足玩了大半天。直到日头偏西，肚子感到饿了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回家。由于过度的饥饿和疲累，我们确实是爬回来的。到得村边，天色已经晚了，这才想起逃学的事，心里非常害怕回到家里挨打，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胆突突地溜进家门。出乎意料，没有挨打也没挨骂，父亲坐在炕沿上只顾抽闷烟，晓得我进来，眼皮也没撩一下；母亲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把热乎乎的饭菜端在我面前。更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胡校长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脸色颓唐地乖哄了半天。事后我们才知道，一位四川籍的张老师（地下党员）串通家长，集体向胡校长要人，并动员学生硬逼胡校长废除了《日语》……

“那时候你就是个调皮鬼！”张振大哥边走边说，“要不，人们都管你叫二嘎子呢！”

“现在，我们哥四个玩起麻将来，他还调皮捣蛋呢！”四弟添油加醋地补充着。

我们就这样打着哈哈慢慢悠悠向前骑去。

到得渤海边，往日的景象不见了，蔫巴的小草稀稀拉拉，百灵的鸣啭依稀可闻，那密密麻麻的小螃蟹一个也没有了；但见簇拥着的人群散落在渤海边，有养贝的，有养虾的，到处都是人，简直跟赶庙会一样。离海岸远点，还盖起了一排排低矮的平房。



重游渤海边

我们登上停在岸边的渔船，朝无垠大海眺望，可真是海阔天空呀！簌簌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渔船随着波浪颠上簸下，“刁鱼狼”啾啾叫着上下盘旋，多么美的一幅海天图啊！我们拍了几张照，又在海边拾了一塑料袋贝壳——这是给孙儿们的礼物——便在张振大哥的带领下，来到玉民堂弟所在的平房里。玉民堂弟当厨师，专给养虾人做饭的。他见我们走进屋来，高兴得手足无措，寒暄了几句，便出去了。不多工夫，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拎来了—小篮海黄，食指那么粗长，深黄色，硬硬的黄壳，煞是好看。他给我们下锅煮熟端了上来，这时张振大哥才把“昌黎二锅头”从怀里抽出来，在我俩面前晃了晃，说：“吃海黄喝酒，那味道才叫美了！”

这海黄大概是刚从海里捞上来的，那黄黄的肉又嫩又鲜，吃在嘴里有种特别的味道，越吃越想吃，越喝越有劲，不知不觉有点醉意了，躺在热炕头上就睡着了。待张振大哥把我们叫醒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觉得浑身像抽去了骨，软塌塌的，怎么也不想坐起来。张振大哥眨动着眼睛撩逗地说：“吃饱喝足睡醒了，老四，咱们赶早骑车子回吧！”

四弟咧着嘴笑笑，没有应声。还是玉民堂弟看出了门道，忙说：“别价，这个样子还能骑得动？还是让玉胜大哥家的汽车送送你们吧！”

说着，玉民就风也似地窜出了房门。一会儿，屋外传来了马达的声响。我和四弟硬挺着爬起来，跟着张振大哥走出房门，见侄儿已把三辆自行车装在车斗里，又把我们扶上双排座位上，汽车“呜”地一声启动了。